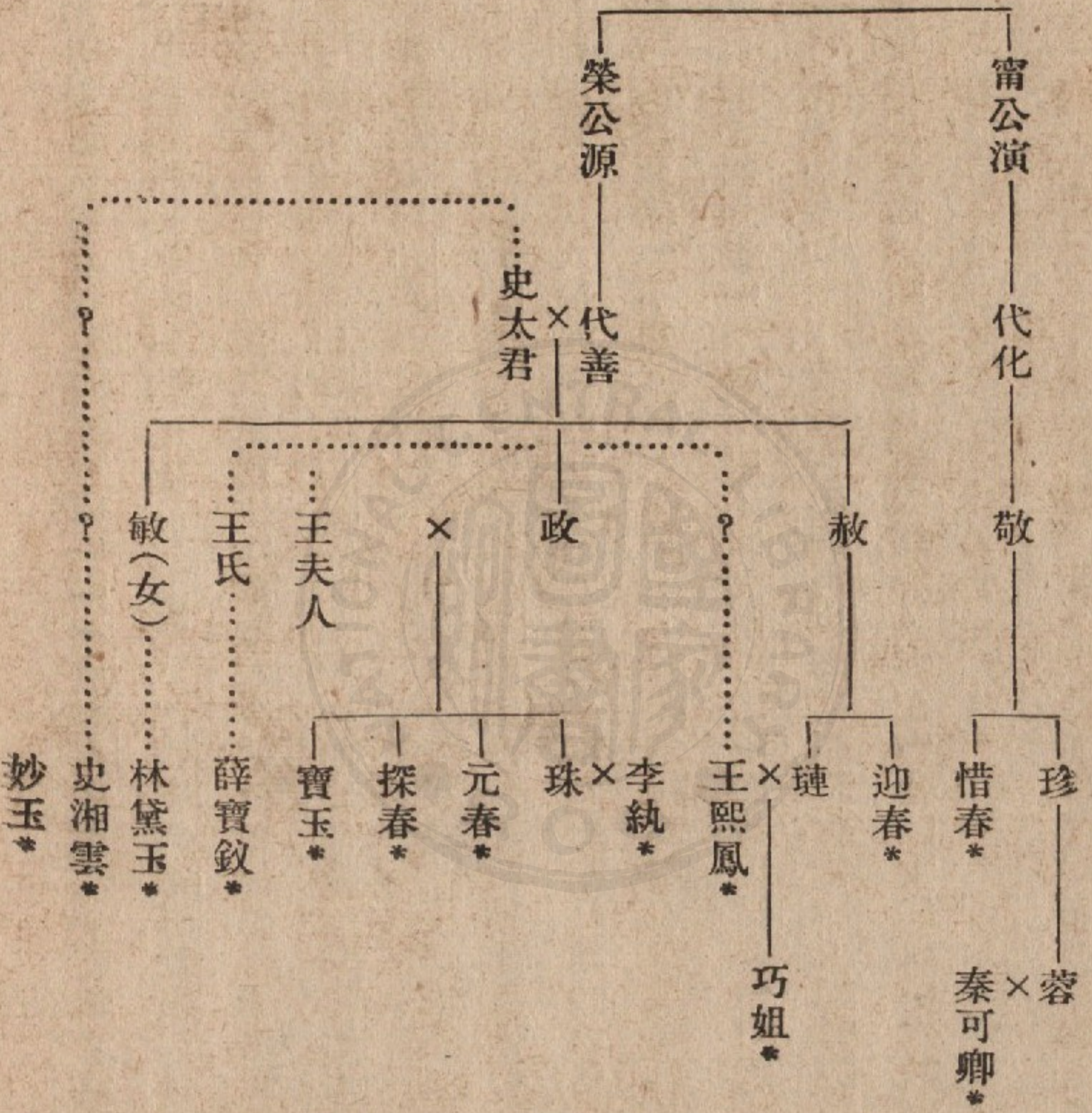


一把酸辛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本文所敘事則在石頭城（非卽金陵）之賈府，爲甯國、榮國二公後。甯公長孫曰敷，早死；次敬襲爵，而性好道，又讓爵于子珍，棄家學仙；珍遂縱恣，有子蓉，娶秦可卿。榮公長孫曰赦，子璉，娶王熙鳳；次曰政，女曰敏，適林海，中年而亡，僅遺一女曰黛玉。賈政娶于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後選爲妃；次復得子，則銜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寶玉，人皆以爲「來歷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鍾愛之。寶玉旣七八歲，聰明絕人，然性愛女子，常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于是又以爲將來且爲「色鬼」。賈政亦不甚愛惜，馭之極嚴，蓋緣「不知道這人來歷……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賈雨村云）而賈氏實亦「閨閣中歷歷有人」，主從之外，姻連亦衆，如黛玉、寶釵，皆來寄寓，史湘雲亦時至，尼妙玉則習靜于後園。左卽賈氏譜大要，用虛線者其姻連，著×者夫婦，著*者在「金陵十二釵」之數者也。



事即始于林夫人（賈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來依外家，時與寶玉同年，爲十一歲。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即薛寶釵，較長一年，頗極端麗。寶玉純樸，並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稍恚。一日，寶玉倦臥秦可卿室，遽夢入太虛境，遇警幻仙，閱金陵十二釵正冊及副冊，有圖有詩，然不解。警幻命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其末闕爲飛鳥各投林，詞有云：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戚本第五回）

然寶玉又不解，更歷他夢而寤。迨元春被選爲妃，榮公府愈貴盛，及其歸省，則闢大觀園以宴之，情親畢至，極天倫之樂。寶玉亦漸長，于外暱秦鍾、蔣玉函，歸則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鵲輩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

鵲道，『好些了。』（寶玉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子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子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穿的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春風纔至，時氣最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嗒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又打着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合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中忽覺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看着竹子發了回歎。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便忙忙走了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招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總不許你

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只當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受氣？坐在那裏哭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針線……一直來尋寶玉。走到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傷心。」……（戚本第五十七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然榮公府雖煊赫，而「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故「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第二回）顏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覲面，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天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可打發人瞧瞧雯姐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頸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了，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問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聽真。』（……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遂一徑出園，往前日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嚶氣，便回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擡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寶玉走來撲了個空，……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只得翻身進入園中，待回自房，甚覺無趣，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仍往瀟湘館來，偏

黛玉尙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衆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近日有一位恆王，出鎮青州。這恆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旣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恆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姽婁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婁」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想這恆王也是第一風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石頭記結局，雖早隱現于寶玉幻夢中，而八十回僅露『悲音』，殊難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紅樓夢，字句亦時有不同，程偉元序其前云：『……然原本目錄百二十卷……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

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于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然
 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
 至是始告成矣。」友人蓋謂高鶚，亦有序，末題「乾隆辛酉冬至後一日。」先于程序者
 一年。

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
 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寶玉先失其通靈玉，狀類失神。會賈政將赴外任，欲于寶玉
 娶婦後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寶釵。姻事由王熙鳳謀畫，運行甚密，而卒爲黛玉所知，咯
 血，病日甚，至寶玉成婚之日遂卒。寶玉知將婚，自以爲必黛玉，欣然臨席，比見新婦爲寶釵，
 乃悲歎復病。時元妃先薨，賈赦以「交通外官倚勢凌弱」革職查抄，累及榮府；史太君又
 尋亡；妙玉則遭盜劫，不知所終；王熙鳳既失勢，亦鬱鬱死。寶玉病亦加，一日垂絕，忽有一僧
 持玉來，遂蘇，見僧復氣絕，歷噩夢而覺，乃忽改行，發憤欲振家聲，次年應鄉試，以第七名中
 式。寶釵亦有孕，而寶玉忽亡去。賈政既葬母于金陵，將歸京師，雪夜泊舟毗陵驛，見一人光
 頭赤足，披大紅猩猩氈斗篷，向之下拜，審視知爲寶玉。方欲就語，忽來一僧一道，挾以俱去，

且不知何人作歌，云『歸大荒，』追之無有，『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說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第一百二十回）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如開篇所說：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鈔去，恐世人愛看呢。』

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鮮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

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卽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爲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戚本第一回）

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辯，如謂是刺和珅（譚瀛室筆記）藏識緯（寄蝸殘贅）明易象（金玉緣評語）之類，而著其世所廣傳者于下：

一、納蘭成德家事說 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五）記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時棟（號柳泉）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侍御謂明珠之子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張維屏（詩人徵略）云，『賈寶玉蓋卽容若也；紅樓

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俞樾（小浮梅閒話）亦謂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最有力者，一爲姜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寶玉可比；一爲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二、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

王夢阮、沈瓶菴合著之紅樓夢索隱爲此說。其提要有

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爲卽秦淮舊妓嫁爲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寵于清世祖，封貴妃，已而天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臺山爲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歷摘此說之謬，最有力者爲小宛生于明天啓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清世祖方十四歲。

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

此說卽發端于徐時棟，而大備于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開

卷卽云，『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擬引申，以求其合，以『紅』

爲影「朱」字；以「石頭」爲指金陵；以「賈」爲斥僞朝；以「金陵十二釵」爲擬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徵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爲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敘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嘉慶初，袁枚（隨園詩話二）已云，「康熙中，曹練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末二語蓋夸，餘亦有小誤（如以棟爲練以孫爲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菴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爲「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于榮華，終于荅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漢軍。祖寅，字子清，號棟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清世祖南巡時，五次以織造署爲行宮，後四次皆寅在任。然頗嗜風雅，嘗刻古書十餘種，爲時

所稱；亦能文，所著有棟亭詩鈔五卷，詞鈔一卷（四庫書目）傳奇二種（在園雜誌）寅子類，即雪芹父，亦爲江寧織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時蓋康熙末。雍正六年，類卸任，雪芹亦歸北京，時約十歲。然不知何因，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貧居西郊，啜餽粥，但猶傲兀，時復縱酒賦詩，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乾隆二十七年，子殤，雪芹傷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餘（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頭記尙未就，今所傳者止八十回。（詳見胡適文存）

言後四十回爲高鶚作者，俞樾（小浮梅閒話）云，『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然鶚所作序，僅言『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剗，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尙不背于名教……遂襄其役。』蓋不欲明言已出，而寮友則頗有知之者。鶚即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乾隆戊申舉人，乙卯進士，旋入翰林，官侍讀，又嘗爲嘉慶辛酉順天鄉試同考官。其補紅樓夢當在乾

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于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于『蘭桂齊芬，』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者，尙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四十回，似敍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于爲僧；然其詳不可考（紅樓夢辨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甯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于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潤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考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

此他續作，紛紜尙多，如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增補紅樓、鬼紅樓、紅樓夢影等。大率承高鶚續書而更補其缺陷，結以『團圓』；甚或謂作者本以爲書中無一好人，因而鑽刺吹求，大加筆

伐。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于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爲人愛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復有人不滿，奮起而補訂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錄彼語，以結此節：

……作者自云：因會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併使其泯沒。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牀，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束筆閣墨；我雖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戚本第一回）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

以小說爲度學問文章之具，與寓懲勸同意而異用者，在清蓋莫先于野叟曝言。其書光緒初始出，序云康熙時江陰夏氏作，其人『以名諸生貢於成均，旣不得志，乃應大人先生之聘，輒祭酒帷幕中，偏歷燕、晉、秦、隴……繼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漢，溯江而歸。所歷旣富，於是發爲文章，益有奇氣……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絕進取，壹意著書。『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僅以示友人，不欲問世，迨印行時，已小有缺失；一本獨全，疑他人補足之。二本皆無撰人名，金武祥（江陰藝文志凡例）則云夏二銘作。二銘，夏敬渠之號也；光緒江陰縣志（十七文苑傳）云，『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生平足跡幾徧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

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與序所言者頗合，惟列于趙曦明之後，則乾隆中蓋尙存。

野叟曝言龐然巨帙，回數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卽作者所以渾括其全書。至于內容，則如凡例言，凡『敘事，說理，談經，論史，教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道學，闢邪說……』無所不包，而以文白爲之主。白字素臣，『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官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卻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歷數，下視一行；閒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爲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領，是止崇正學，不信異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窮，超擢飛騰，莫不如意。書名辟鬼，舉手除妖，百夷懾于神威，四靈集其家園。文功武烈，並萃一身，天子崇禮，號曰『素父。』而仍有異術，既能易形，又工內媚，姬妾羅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貴，且生百孫，孫又生子，復有雲孫。其母水氏年百歲，既見『六世同堂』來獻壽者亦七十國；皇帝贈聯，至稱爲『鎮國衛聖仁孝慈壽』



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榮顯之事，爲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書幾畢載矣，惟尙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異端，用力尤勁，道人釋子，多被誅夷，壇靖荒涼，塔寺毀廢，獨有『素父』一家，乃嘉祥備具，爲萬流宗仰而已。

野叟曝言云是作者『抱負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經猷莫展』因而命筆，比之『野老無事，曝日清談』(凡例云)可知銜學寄慨，實其主因，聖而尊榮，則爲抱負，與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說面目似異，根柢實同，惟以異端易魔，以聖人易才子而已。意旣夸誕，文復無味，殊不足以稱藝文，但欲知當時所謂『理學家』之心理，則于中頗可考見。雍正末，江陰人楊名時爲雲南巡撫，其鄉人拔貢生夏宗瀾嘗從之問易，以名時爲李光地門人，故并宗光地而說益怪。乾隆初，名時入爲禮部尙書，宗瀾亦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助教，又歷主他講席，仍終身師名時(四庫書目六及十江陰志十六及十七)稍後又有諸生夏祖熊，亦『博通羣經，尤篤好性命之學，患二氏說漫衍，因復考辨以歸於正』(江陰志十七)蓋江陰自有楊名時(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而影響頗及于其鄉之士風，自有夏宗瀾師楊名時而影響又頗及于夏氏之家學，大率與當時當道名公同意，崇程朱而斥陸王，以

「打僧罵道」爲唯一盛業，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際遇，固非獨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卽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時太師，則楊名時也，其崇仰蓋承夏宗瀾之緒餘，然因此遂或誤以野叟曝言爲宗瀾作。

欲于小說見其才藻之美者，則有屠紳蟬史二十卷。紳字賢書，號笏巖，亦江陰人，世業農。紳幼孤，而資質聰敏，年十三卽入邑庠，二十成進士，尋授雲南師宗縣知縣，遷尋甸州知州，五校鄉闈，頗稱得士，後爲廣州同知。嘉慶六年以候補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〇一）。紳豪放嫉俗，生平慕湯顯祖之爲人，而作吏頗酷，又好內，姬侍衆多（已上俱見鶚亭詩話附錄）爲文則務爲古澀豔異，晦其義旨，志怪有六合內外瑣言，雜說有鶚亭詩話（見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蟬史爲長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粟香隨筆二）云是紳作。書中有桑蠟生，蓋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與紳生年正同。開篇又云，「在昔吳儂官于粵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彙爲一編。」且假傅鼎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爲主幹，則始作當在嘉慶初，不數年而畢，有六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則紳死矣。

蟬史首卽言閩人桑蠋生海行，舟敗墮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爲捕魚人所救，引以見甘鼎。鼎官指揮，方奉檄築城防寇，求地形家，見生大喜，如其圖依甲子石爲垣，遂成神奇之城，敵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篋書，其一凡二十卷，題曰「徹士作稼之文，歸墟野鳧氏畫。」又一篋爲天人圖，題曰「眼藏須彌僧道作。」又一篋爲方書，題曰「六子攜持極老人口授。」蠋生謂指揮曰，「此書明明授我主賓矣。何言之徹士，桑也；作稼，甘也。」……營龕于祕室，置之；行則藏枕中，有所求發明，則拜而同啓視；兩人大悅。」（第一回）已而有酈天龍者爲亂，自署廣州王，其黨婁萬赤有異術，則翊輔之。甘鼎進討，有龍女來助，擒天龍，而萬赤逸去。鼎以功晉位鎮撫，仍隨石珏協剿海寇，又破交人；萬赤在交阯，則仍不能得。旋擢兵馬總帥，赴楚、蜀、黔、廣備九股苗，遂與諸苗戰，多歷奇險，然皆勝，其一事云：

……須臾，苗卒大呼曰，「漢將不敢見陣耶？」季孫引五百人，翼而進。兩旗忽下，地中飛出滴血雞六，向漢將啼；又六犬皆火色，亦嚎聲如豺。軍士面灰死，木立，僅倚其械。矩兒飛椎鑿六犬腦，皆裂。木蘭袖蛇醫，引之啄一鷄，張喙死；五雞連棲而不鳴。惟見瓦片所圖雞犬形，狼藉于地，實非有二物也。……復至金大都督營

中則癩牛病馬各六，均有皮無毛；士卒爲角觸足踏者皆死。一牛齧金大都督之足，已齒陷于骨；矩兒揮兩戚落牛首，齒仍不脫；木蘭急遣虎頭神鑿去其齒，足骨亦折焉，令左右舁歸大營。牛馬奔突無所制，木蘭以鯉鱗帕撒之，一鱗露一劍，並斫一十牛馬。其物各吐火四五尺，鱗劍爲之焦灼，火大延燒，牛馬皆叫囂自縛。見獼猴擲身入，舉手作霹靂聲，暴雨滅火，平地起水丈餘，牛馬俱浸死。木蘭喜曰：『吾固知樂王子能傳滅火真人衣鉢矣。』水退，見牛馬皆無有，乃砌壁之破甕。朱書牛馬字，是爲蠱妖之『窮神盡化』云……（卷九）

婁萬赤亦在苗中，知交阯將有事，潛歸。甘鼎至廣州，與撫軍區星進擊交阯。區用獼兒策，疾薄宜京，斬關而入，擒其王，交民悉降。甘則由水道進，列營于江橋北。

……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腳鬪法於江橋南……李長腳變金井給萬赤，卽墜入，忽有鐵樹挺出，井闌撐欲破。獼兒引慶喜至，出白羅巾擲樹巔，砒然有聲，鐵樹不復見，李長腳復其形，覓萬赤，臥橋畔沙石間。遂袖出白壺子一器，持向萬赤頂骨咒曰……咒畢，舉手振一雷。萬赤精氣已鑠，躍入江中，將隨波出海。木蘭呼麟

介士百人追之飄浮，所在必見呖喝，乃變爲瓊蛤。乘海蟹空腹，入之，以爲『藏身之固』矣。交阯人善撈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剝蟹將取其腹腴，一蟲隨手出，倏墜地化爲人形，俄頃長大，固儼然盲僧焉。詢之不復語。有屠者攜刀來視，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尚，要是謔語；斷無別腸容此妖物，不誅戮之，吾南交禍未已也。』揮刀斫其首。時甘君已入城，與區撫軍議班師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獻，轉告兩元戎。桑長史進曰：『斯必萬赤頭也。』記天人第二圖爲大蟹浮海中，篆云『橫行自斃。』某當初疑萬赤先亡，乃今始驗。』適李長腳入辭，視其頭笑曰：『此賊以水火陰陽爲害中國，不死于黃鉞而死于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卷二十）

自是交阯平。桑蠋生還閩；甘鼎亦棄官去，言將度庾嶺云。

蟬史神態，彷彿甚奇，然探其本根，則實未離於神魔小說；其綴以夔語，固由作者稟性，而一面亦尙承明代『世情書』之流風。特緣勉造硬語，力擬古書，成詰屈之文，遂得掩凡

近之意。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其詩云：『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汪璩序其鶚亭詩話

云：『貌淵奧而實平易……然筆致逋峭可喜。』即謂雖華豔而乏天趣，徒奇崛而無深意也。蟬史亦然，惟以其文體爲他人所未試，足稱獨步而已。

以排偶之文試爲小說者，則有陳球之燕山外史八卷。球字蘊齋，秀水諸生，家貧，以賣畫自給，工駢儷，喜傳奇，因有此作（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二）自謂『史體從無以四六爲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第行於稗乘，當希未減。』蓋未見張鷟游仙窟（見第八篇）遂自以爲獨創矣。其本成於嘉慶中（約一八一〇）專主詞華，略以寄慨，故即取明馮夢禎所撰寶生傳爲骨幹，加以敷衍，演爲三萬一千餘言。傳略謂永樂時有寶繩祖，本燕人，就學於嘉興，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絕去。愛姑復爲金陵齷商所給，輾轉落妓家，得俠士馬遴之助，終復歸寶，而大婦甚妬，虐遇之，生不能堪，偕愛姑遁去，會有唐養兒之亂，又相失。比生復歸，則資產已空，婦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愛姑忽至，自言當日匿尼菴中，今遂返矣。是年寶生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迎愛姑入署如命婦。未幾生男，求乳媪，有應者，則前大婦也，再嫁後夫死，子殤，遂困頓爲賤役，而生仍優容之。然婦又設計害馬遴，生亦牽連得罪，願終竟昭雪復官，後與愛姑皆仙去。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

才子小說常套，而作者奮然有取，則殆緣轉折尙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然語必四六，隨處拘牽，狀物敍情，俱失生氣，姑勿論六朝儷語，卽較之張鷟之作，雖無其俳諧，而亦遜其生動也。仍錄其敍寶生爲父促歸，愛姑悵悵失所之辭，以備一格：

……其父內存愛犢之思，外作搏牛之勢，投鼠奚遑忌器，打鴨未免驚鴛；放笠之豚，追來入笠，喪家之犬，叱去還家。疾驅而身弱如羊，遂作補牢之計，嚴錮而人防似虎，似無出柙之時；所虞龍性難馴，拴於鐵柱，還恐猿心易動，辱以薄鞭。由是姑也薔薇架畔，青黛將顰，薜荔牆邊，紅花欲悴，託意丁香枝上，其意誰知，寄情豆蔻梢頭，此情自喻。而乃蓮心獨苦，竹瀝將枯，卻嫌柳絮何情，漫漫似雪，轉恨海棠無力，密密垂絲。纔過迎春，又經半夏，采葑采葛，只自空期，投李投桃，俱爲陳迹，依稀夢裏，徒栽侍女之花，抑鬱胸前，空帶宜男之草。未能蠲忿，安得忘憂？鼓殘瑟上桐絲，奚時續斷，剖破樓頭菱影，何日當歸？豈知去者益遠，望乃徒勞，昔雖音問久疏，猶同鄉井，後竟夢魂永隔，忽阻山川。室邇人遐，每切三秋之感，星移物換，僅深兩地之思……（卷二）

至光緒初，（一八七九）有永嘉傅聲谷注釋之，然于本文反有刪削。

雍乾以來，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禍，因避史事不道，折而攷證經子以至小學，若藝術之微，亦所不廢；惟語必徵實，忌爲空談，博識之風，于是亦盛。逮風氣既成，則學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說乃『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史以爲『無可觀』，故亦不屑道也；然尙有一李汝珍之作鏡花緣。汝珍字松石，直隸大興人，少而穎異，不樂爲時文，乾隆四十七年隨其兄之海州任，因師事凌廷堪，論文之暇，兼及音韻，自云『受益極多』，時年約二十。其生平交游，頗多研治聲韻之士；汝珍亦特長于韻學，旁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奕道多通。顧不得志，蓋以諸生終老海州，晚年窮愁，則作小說以自遣，歷十餘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數年，汝珍亦卒，年六十餘（約一七六三——一八三〇）。于音韻之著述有音鑑，主實用，重今音，而敢于變古。（以上詳見新標點本鏡花緣卷首胡適引論）蓋惟精聲韻之學而仍敢于變古，乃能居學者之列，博識多通而仍敢于爲小說也；惟于小說又復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己，則博識多通又害之。

鏡花緣凡一百回，大略敘武后于寒中欲賞花，詔百花齊放；花神不敢抗命，從之，然又

獲天譴，謫于人間，爲百女子。時有秀才唐敖，應試中探花，而言官舉劾，謂與叛人徐敬業輩有舊，復被黜，因慨然有出塵之想，附其婦弟林之洋商船，遨遊海外，跋涉異域，時遇畸人，又多覩奇俗怪物，幸食仙草，「入聖超凡」，遂入山不復返。其女小山又附船尋父，仍歷諸異境，且經衆險，終不遇；但從山中一樵父得父書，名之曰「閩臣」，約其「中過才女」，後可相見；更進，則見荒塚，曰「鏡花塚」；更進，則入水月村；更進，則見泣紅亭，其中有碑，上鐫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終畢全貞，而唐閩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後有總論，其文有云：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萃芳之不傳，因筆誌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羣芳淪落，幾至澌滅無聞，今賴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第四十八回）

閩臣不得已，遂歸；值武后開科試才女，得與試，且亦入選，名次如碣文。于是同榜者百人大會于宗伯府，又連日醮集，彈琴賦詩，圍棋講射，蹴鞠鬪草，行令論文，評韻譜，解毛詩，盡觴詠之樂。已而有兩女子來，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實風姨月姊化身，旋復以文字結嫌，弄風驚

其坐衆。魁星則現形助諸女麻姑亦化爲道姑，來和解之，于是卽席誦詩，皆包含坐中諸人身世，自過去及現在，以至將來，間有哀音，聽者黯淡，然不久意解，歡笑如初。末則文芸起兵謀匡復，才女或亦在軍，有死者；而武家軍終敗。于是中宗復位，仍尊太后武氏爲則天大聖皇帝。未幾，則天下詔，謂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文宴』，而鏡花緣隨畢。然以上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鏡中全影，且待後緣』，則當有續書，然竟未作。

作者命筆之由，卽見于泣紅亭記，蓋于諸女，悲其銷沈，爰託稗官，以傳芳烈。書中關於女子之論亦多，故胡適以爲『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詳見本書引論四）其于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爲時勢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國民情，甚受作者歎羨，然因讓而爭，矯僞已甚，生息此土，則亦勞矣，不如作談諧觀，反有啓顏之效也。

……話說間，來到鬧市，只見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旣承照顧，敢不仰體。

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的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見識，也是好的。」……（第十一回觀雅化閒

遊君子邦）

又其羅列古典才藝，亦殊繁多，所敘唐氏父女之遊行，才女百人之聚醺，幾占全書什七，無不廣據舊文，（略見錢靜方小說叢考上）歷陳衆藝，一時之事，或互數回。而作者則甚自喜，假林子洋之打諢，自論其書云，『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的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游戲爲事，卻暗寓勸善之道，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弔，射鵠蹴毬，鬪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二十三回）蓋以爲學術之匯流，文藝之列肆，然亦與萬寶全書爲鄰比矣。惟經作者匠心，剪裁運用，故亦頗有雖爲古典所拘，而尙能綽約有風致者，略引如下：

……多九公道，『林兄如餓，恰好此地有個充飢之物。』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青草。……林子洋接過，只見這草宛如韭菜，內有嫩莖，開着幾朵青花，卽放入口內，不覺點頭道，『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喫。請問九公，他叫甚麼名號？……』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鵲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餘」，可以療飢。大約就是

此物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於是又朝前走……只見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葉如松，青翠異常，葉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執青草道：「舅兄纔喫祝餘，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說罷，喫入腹內。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掌中，吹氣一口，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來，也如松葉，約長一尺，再吹一口，又長一尺，一連吹氣三口，共有三尺之長，放在口邊，隨又喫了。林子洋笑道：「妹夫要這樣很嚼，只怕這裏青草都被你喫盡哩。這芥子忽變青草，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躡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長一尺，再吹又長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喫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躡空草。」林子洋道：「有這好處，俺也喫他幾枝，久後回家，儻房上有賊，俺躡空追他，豈不省事。」於是各處尋了多時，並無蹤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這空山中有誰吹氣栽他？」唐兄喫的，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氣，因此落地而生，並非常見之物，你卻從何尋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纔見。若非唐兄吹他，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第九回）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狹邪小說

唐人登科之後，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爲佳話，故伎家故事，文人間亦著之篇章，今尙存者有崔令欽教坊記及孫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蓮花記，清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是後則揚州、吳門、珠江、上海諸豔迹，皆有錄載；且伎人小傳，亦漸侵入志異書類中，然大率雜事瑣聞，並無條貫，不過偶弄筆墨，聊遣綺懷而已。若以狹邪中人物事故爲全書主幹，且組織成長篇至數十回者，蓋始見于品花寶鑑，惟所記則爲伶人。

明代雖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挾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歎，往往如狂醒，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燄始稍衰，後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爲「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品花寶鑑者，刻

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即以敘乾隆以來北京優伶爲專職，而記載之內，時雜猥僻，自謂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並陳妍媸，固猶勸懲之意，其說與明人之凡爲『世情書』者略同。至于敘事行文，則似欲以纏綿見長，風雅爲主，而描摹兒女之書，昔又多有，遂復不能擺脫舊套，雖所謂上品，即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輩，亦不外伶如佳人，客爲才子，溫情軟語，累牘不休，獨有佳人非女，則他書所未寫者耳。其敘『名旦』杜琴言往梅子玉家問病時情狀云：

卻說琴言到梅宅之時，心中十分害怕，滿擬此番必有一場羞辱。及至見過顏夫人之後，不但不加呵責，倒有憐恤之心，又命他去安慰子玉，卻也意想不到，心中一喜一悲。但不知子玉病體輕重，如何慰之？只好遵夫人之命，老着臉走到子玉房裏。見簾幃不捲，几案生塵，一張小楠木牀掛了輕綃帳。雲兒先把帳子掀開，叫聲『少爺，琴言來看你了。』子玉正在夢中，模模糊糊應了兩聲。琴言就坐在牀沿，見那子玉面龐黃瘦，憔悴不堪。琴言湊在枕邊，低低叫了一聲，不絕淚湧下來，滴在子玉的臉上。祇見子玉忽然呵呵一笑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子玉吟了之後，又接連笑了兩笑。琴言見他夢魔如此，十分難忍，在子玉身上揪了兩揪，因想夫人在外，不好高叫，改口叫聲「少爺。」子玉猶在夢中想念，候到七月七日，到素蘭處，會了琴言，三人又好訴衷談心，這是子玉刻刻不忘，所以念出這兩句唐曲來。魂夢既酣，一時難醒。又見他大笑一會，又吟道：

「我道是黃泉碧落兩難尋……」

歌罷，翻身向內睡着。琴言看他昏到如此，淚越多了，只好呆怔怔看着，不好再叫……（第二十九回）

品花寶鑑中人物，大抵實有，就其姓名性行，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設，字以「玉」與「言」者，卽「寓言」之謂，蓋著者以爲高絕，世已無人足供影射者矣。書中有高品，則所以自況，實爲常州人陳森書（作者手稿之梅花夢傳奇上，自署毘陵陳森，則「書」字或誤衍），號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聞見事爲書三十回，然又中輟，出京漫游，己酉（一八四九）自廣西復至京，始足成後半，共六十回，好事者競相傳鈔，越三年

而有刻本，（楊懋建夢華瑣簿）

至作者理想之結局，則具于末一回，爲名士與名旦會于九香園，畫伶人小像爲花神，諸名士爲贊；諸伶又書諸名士長生祿位，公爲贊，皆刻石供養九香樓下。時諸伶已脫梨園，乃『當着衆名士之前，』鎔化釵細，焚棄衣裙，將燼時，『忽然一陣香風，將那灰爐吹上半空，飄飄點點，映着一輪紅日，像無數的花朶與蝴蝶飛舞，金迷紙醉，香氣撲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萬點金光，一閃不見』云。

其後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題『眠鶴主人編次，』咸豐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緒中始流行。其書雖不全寫狹邪，顧與伎人特有關涉，隱現全書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說定式。略謂韋癡珠、韓荷生皆偉才碩學，游幕并州，極相善，亦同游曲中，又各有相眷妓，韋者曰秋痕，韓者曰采秋。韋風流文采，傾動一時，而不遇，困頓羈旅中；秋痕雖傾心，亦終不得嫁韋。已而韋妻先歿，韋亦尋亡，秋痕殉焉。韓則先爲達官幕中上客，參機要，旋以平寇功，由舉人保升兵科給事中，復因戰績，累遷至封侯。采秋久歸韓，亦得一品夫人封典。班師受封之後，『高宴三日，自大將軍以至走卒，無不雀怵。』（第五十回）而韋乃僅

「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已。其布局蓋在使升沈相形，行文亦惟以纏綿為主，但時復有悲涼哀怨之筆，交錯其間，欲于歡笑之時，並見黯然之色，而詩詞簡啓，充塞書中，文飾既繁，情致轉晦。符兆綸評之云，『詞賦名家，卻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詞賦中發洩出來，哀感頑豔……』雖稍諛，然亦中其失。致結末敍韓荷生戰績，忽雜妖異之事，則如情話未央，突來鬼語，尤爲通篇蕪累矣。

……采秋道，『……妙玉稱個「檻外人」，寶玉稱個「檻內人」，妙玉住的是櫳翠庵，寶玉住的是怡紅院……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清潔，寶玉常常自認濁物。不見將來清者轉濁，濁者極清？』癡珠嘆一口氣，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隨說道，『……就書中「賈雨村言」例之：薛者，設也；黛者，代也。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故「寶玉」二字，寶字上屬於釵，就是寶釵；玉字下繫於黛，就是黛玉。釵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麼。倒是妙玉，真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故名之爲妙。一僧一尼，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采秋答應……癡珠隨說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便敲着案子朗吟道：

『銀字箏調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腸？我來一切觀空處，也要天花作道場。』探蓮曲裏猜蓮子，叢桂開時又見君，何必搖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薰。』荷生不待癡珠吟完，便哈哈大笑道：『算了，喝酒罷。』說笑一回，天就亮了。癡珠用過早點，坐着采秋的車先去了。午間，得荷生柬帖云：

『頃晤秋痕，淚隨語下，可憐之至。弟再四慰解，令作緩圖。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好自靜養。耿耿此心，必有以相報也。』知關錦念，率此佈聞。並呈小詩四章，求和。』

詩是七絕四首……癡珠閱畢，便次韻和云：

『無端花事太凌遲，殘蕊傷心剩折枝，我欲替他求淨境，轉嫌風惡不全吹。』蹉跎恨在夕陽邊，湖海浮沉二十年，駱馬楊枝都去也……』

正往下寫，禿頭回道：『菜市街李家着人來請，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癡珠驚訝，便坐車赴秋心院來。秋痕頭上包着縐帕，趺坐牀上，身邊放着數本書，凝眸若有所思，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

癡珠說道：『他們說你病着，叫我怎忍不來呢？』秋痕歎道：『你如今一請就來，往後又是糾纏不清。』癡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自此，癡珠又照舊往來了。是夜，癡珠續成和韻詩，末一章有『博得蛾眉甘一死，果然知己屬傾城』之句，至今猶誦人口……（第二十五回）

長樂謝章铤賭棋山莊詩集有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陔南山館詩話，一卽花月痕。（蔣瑞藻小說考證八引雷顛筆記）因知此書爲魏子安作。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負文名，而年二十餘始入泮，卽連舉丙午（一八四六）鄉試，然屢應進士試不第，乃遊山西、陝西、四川，終爲成都芙蓉書院院長，因亂逃歸，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滿家，而世獨傳其花月痕（賭棋山莊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時，爲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頗豐，且多暇，而苦無聊，乃作小說，以韋癡珠自說，保偶見之，大喜，力獎其成，遂爲巨帙云（謝章铤課餘續錄一）然所託似不止此，卷首有太原歌妓劉栩鳳傳，謂『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值昂中止，將抑鬱憔悴死矣。則秋痕蓋卽此人影子，而逋客實魏章韓，又逋客之影子也，設窮達兩途，各擬想其所能至，窮或類韋

達當如韓，故雖自寓一己，亦遂離而二之矣。

全書以伎女爲主題者，有青樓夢六十四回，題『釐峯慕真山人著』序則云愈吟香。吟香名達，江蘇長洲人，中年頗作冶游，後欲出離，而世事牽纏，又不能遽去，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風疾卒，所著尙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及閒鷗集等（鄒弢三借廬筆談四。）青樓夢成于光緒四年，則取吳中倡女，以發揮其『游花國，護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報親恩，全友誼，敦琴瑟，撫子女，睦親隣，謝繁華，求慕道』（第一回）之大理，想所寫非實，從可知矣。略謂金挹香字企真，蘇州府長洲縣人，幼卽工文，長更慧美，然不娶，謂欲得『有情人』而『當世滔滔，斯人誰與？竟使一介寒儒，懷才不遇，公卿大夫竟無一識我之人，反不若青樓女子，竟有慧眼識英雄於未遇時也。』（本書題綱）故挹香游狹邪，特受伎人愛重，指揮如意，猶南面王。例如：

……（挹香與二友及十二妓女）至軒中，三人重復觀玩，見其中修飾，別有巧思。軒外名花綺麗，草木精神。正中擺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衆美人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鴛鴦館主人褚愛芳 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雲 第三位鐵笛仙

袁巧雲 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 第

六位探梅女士鄭素卿 第七位浣花仙史陸文卿 …… 第十一位梅雪

爭先客何月娟

末位護芳樓主人自己坐了；兩旁四對侍兒斟酒。衆美人傳杯弄盞，極盡綢繆。

挹香向慧瓊道，『今日如此盛會，宜舉一觴令，庶不負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誠是，即請賜令。』挹香說道，『請主人自己開令。』月素道，『豈有此理，還請你來。』挹香被推不過，只得說道，『有占了。』衆美人道，『令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纔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酒一杯，奉與挹香；挹香一飲而盡，乃啓口道，『酒令勝於軍令，違者罰酒三巨觥！』衆美人唯唯聽命……（第五回）

挹香亦深于情，侍疾服勞不厭，如：

……一日，挹香至留香閣，愛卿適發胃，飲食不進。挹香十分不捨，忽想着過青

田著有醫門寶四卷，尙在館中書架內，其中胃氣丹方頗多，遂到館取而復至，查

到『香鬱散』最宜，令侍兒配了回來，親侍藥爐茶竈，又解了幾天館朝夕在留香閣陪伴。愛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絕，以報挹香……（第二十一回）

後乃終『掇巍科』，納五妓，一妻四妾。又爲養親計，捐職仕餘杭，卽遷知府，則『任政事』矣。已而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鶴仙去；挹香亦悟道，將入山，

……心中思想道，『我欲勘破紅塵，不能明告他們知道，只得一個私自瞞了他們，踱了出去的了。』次日寫了三封信，寄與拜林、夢仙、仲莫，無非與他們留書誌別的事情，又囑拜林早日代吟梅完其姻事。過了幾天，挹香又帶了幾十兩銀子，自己去帶辦了道袍道服草帽涼鞋，寄在人家，重歸家裏。又到梅花館來，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見他們不識，不知，仍舊笑嘻嘻在着那裏，覺心中還有些對他們不起的念頭。想了一回，歎道，『旣解情關，有何戀戀！……（第六十回）』

遂去，羽化于天台山，又歸家，悉度其妻妾，于是『金氏門中兩代白日昇天。』（第六十一回）其子則早掄元；舊友亦因挹香汲引，皆仙去；而曩昔所識三十六伎，亦一一『歸班』。緣此輩『多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因爲偶觸思凡之念，所以謫降紅塵，如今塵緣

已滿，應該重入仙班』（第六十四回）也。

紅樓夢方板行，續作及翻案者即奮起，各竭智巧，使之團圓，久之，乃漸興盡，蓋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書。然其餘波，則所被尚廣遠，惟常人家，人數尠少，事故無多，縱有波瀾，亦不適于紅樓夢筆意，故遂一變，即由敘男女雜沓之狹邪以發洩之。如上述三書，雖意度有高下，文筆有妍媸，而皆摹繪柔情，敷陳豔迹，精神所在，實無不同，特以談釵黛而生厭，因改求佳人于倡優，知大觀園者已多，則別闢情場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傳出，乃始實寫妓家，暴其好謔，謂『以過來人現身說法，』欲使閱者『按跡尋踪，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第一回）則開宗明義，已異前人，而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亦自此而斬也。

海上花列傳今有六十四回，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或謂其人即松江韓子雲，善奕棋，嗜鴉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報館編輯，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于花叢中，閱歷既深，遂洞悉此中伎倆（小說考證八引談瀛室筆記）而未詳其名，自署雲間，則華亭人也。其書出于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每七日印二回，徧鬻于市，頗風行。大略以趙樸齋爲全書線

索言趙年十七，以訪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遊青樓，少不更事，沈溺至大困頓，旋被洪送令還。而趙又潛返，愈益淪落，至『拉洋車』書至此爲第二十八回，忽不復印。作者雖目光始終不離于趙，顧事迹則僅此，惟因趙又牽連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雜述其沈湎徵逐之狀，并及烟花，自『長三』至『花烟間』具有略如儒林外史，若斷若續，綴爲長篇。其譬倡女之無深情，雖責善于非所，而記載如實，絕少誇張，則固能自踐其『寫照傳神，屬辭比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第一回）之約者矣。如述趙樸齋初至上海，與張小村同赴『花煙間』時情狀云：

……王阿二一見小村，便攬上去嚷道，『耐好啊！騙我，阿是耐說轉去兩三個月碗，直到仔故歇坎坎來。阿是兩三個月嘎？只怕有兩三年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勳勳氣，我搭耐說。』便湊着王阿二耳朵邊，輕輕的說話。說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來，沈下臉道，『耐倒乖殺噪。耐想拿件濕布衫撥來別人着仔，耐未脫體哉，阿是？』小村發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裏去聽，也不知咕咕唧唧說些甚麼，只見小村說着，又努嘴，王

阿二卽回頭把趙樸齋瞧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說了幾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舊碗。』王阿二方纔罷了，立起身來，剔亮了燈臺，問樸齋尊姓；又自頭至足，細細打量。樸齋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只見一個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銚子，一手托兩盒烟膏，……踏上樓來，……把烟盒放在煙盤裏，點了煙燈，沖了茶碗，仍提銚子下樓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燒起烟來，見樸齋獨自坐着，便說：『榻牀浪來躡躡。』樸齋巴不得一聲，隨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燒好一口烟，裝在槍上，授於小村，颯颯直吸到底。……至第三口，小村說：『勳喫哉。』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樸齋吸不慣，不到半口，斗門噎住。……王阿二將簽子打通煙眼，替他把火。樸齋趁勢捏他手腕，王阿二奪過手，把樸齋腿膀儘力摔了一把，摔得樸齋又痠又痛，又爽快。樸齋吸完煙，卻偷眼去看小村，見小村閉着眼，朦朦朧朧，似睡非睡光景，樸齋低聲叫：『小村哥。』連叫二聲，小村只搖手，不答應。王阿二道：『烟迷呀，隨俚去罷。』樸齋便不叫了。……（第二回）

至光緒二十年，則第一至六十回俱出，進敘洪善卿于無意中見趙拉車，卽寄書于姊，

述其狀。洪氏無計，惟其女曰二寶者頗能，乃與母赴上海來訪，得之，而又皆留連不遑返。洪善卿力勸令歸，不聽，乃絕去。三人資斧漸盡，馴至不能歸，二寶遂爲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極愛二寶，迎之至別墅消暑，謂將娶以爲妻，特須返南京略一屏當，來始送，遂別。二寶由是謝絕他客，且貸金盛製衣飾，備作嫁資，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樸齋往南京詢得消息，則云公子新訂婚，方赴揚州親迎去矣。二寶聞信昏絕，救之始蘇，而負債至三四千金，非重理舊業不能償，于是復攬客，見噩夢而書止。自跋謂將續作，然不成。後半于所謂海上名流之雅集，記敘特詳，但稍失實；至描寫他人之徵逐，揮霍，及互相欺謾之狀，乃不稍遜于前三十回。有述賴公子賞女優一節，甚得當時世態：

……文君改裝登場，一個門客湊趣，先喊聲『好！』不料接接連連，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聲嚷得天崩地塌，海攬江翻……只有賴公子捧腹大笑，極其得意。唱過半齣，就令當差的放賞。那當差的將一捲洋錢散放在巴斗內，呈賴公子過目，望臺上只一撒，但聞索郎一聲響，便見許多晶瑩焜耀的東西，滿臺亂滾；臺下這些幫閒門客又齊聲一號。文君揣知賴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個

計較來，當場依然用心的唱，唱罷落場……含笑入席。不提防賴公子一手將文君攔入懷中；文君慌的推開立起，佯作怒色，卻又爬在賴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賴公子連連點頭道，『曉得哉。』……（第四十四回）

書中人物，亦多實有，而悉隱其真姓名，惟不爲趙樸齋諱。相傳趙本作者摯友，時濟以金，久而厭絕，韓遂撰此書以謗之，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急致重賂，始輟筆，而書已風行；已而趙死，乃續作賈利，且放筆至寫其妹爲倡云。然二寶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故當開篇趙樸齋初見洪善卿時，卽敍洪問『耐有個令妹……阿曾受茶？』答則曰，『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已爲後文伏線也。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爲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爲「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于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于前數書，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其所以然者，卽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爲兒女英雄傳；一緣民心已不通于水滸，其代表爲三俠五義。

兒女英雄傳評話本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題「燕北閒人著」。馬從善序云出文

康手，蓋定稿于道光中。文康，費莫氏，字鐵仙，滿洲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次孫也。「以資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游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家本

貴盛，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文康晚年塊處一室，筆墨僅存，因著此書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故于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並序語）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爲寫實，爲自敘，此爲理想，爲敘他，加以經歷復殊，而成就遂迥異矣。書首有雍正甲寅觀鑑我齋序，謂爲『格致之書』，反西游等之『怪力亂神』而正之；次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識，謂得于春明市上，不知作者何人，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言皆有物，因補其闕失，并以數言云云：皆作者假託。開篇則謂『這部評話……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卻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來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首回）多立異名，搖曳見態，亦仍爲紅樓夢家數也。

所謂『京都一樁公案』者，爲有俠女曰何玉鳳，本出名門，而智慧驍勇絕世，其父先爲人所害，因奉母避居山林，欲伺間報讎。其怨家曰紀獻唐，有大勳勞于國，勢甚盛。何玉鳳急切不得當，變姓名曰十三妹，往來市井間，頗拓弛玩世；偶于旅次見孝子安驥困厄，救之，

以是相識，後漸稔。已而紀獻唐爲朝廷所誅，何雖未手刃其仇而父讎則已報，欲出家，然卒爲勸沮者所動，嫁安驥。驥又有妻曰張金鳳，亦嘗爲玉鳳所拯，乃和睦如姊妹，後各有孕，故此書初名金玉緣。

書中人物亦常取同時人爲藍本；或取前人，如紀獻唐，蔣瑞藻（小說考證八）云：『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羹獻。』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其事跡與本傳所記悉合。』安驥殆以自寓，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寫之。十三妹未詳，當純出作者意造，緣欲使英雄兒女之概，備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觸目皆是矣。如敘安驥初遇何于旅舍，慮其入室，呼人抬石杜門，衆不能動，而何反爲之運以入，卽其例也。

……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裏拿着鑊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問得他動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卻有個鑿通了

的關眼兒……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石頭擗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一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閑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吃異……（第四

回）

結末言安驥以探花及第，復由國子監祭酒簡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未赴，又一改爲學政，陞辭後卽行赴任，辦了些疑難大案，政聲載道，位極人臣，不能盡述。『因此復有人作續書三十二回，文意並拙，且未完，云有二續，序題『不計年月無名氏，』蓋光緒二十年

頃北京書估之所造也。

三俠五義出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俠義傳，百二十回，首署『石玉崑述』而序則云問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編訂，皆不詳爲何如人。凡此流著作，雖意在敘勇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爲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爲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其在三俠五義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其間嘗除天章閣待制，又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立朝剛毅，關節不到，世人比之閻羅，有傳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間所傳，則行事率怪異，元人雜劇中已有包公『斷立太后』及『審烏盆鬼』諸異說；明人又作短書十卷曰龍圖公案，亦名包公案，記拯藉私訪夢兆鬼語等以斷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蓋僅識文字者所爲。後又演爲大部，仍稱龍圖公案，則組織加密，首尾通連，卽爲三俠五義藍本矣。

三俠五義開篇，卽敘宋眞宗未有子，而劉、李二妃俱娠，約立舉子者爲正宮。劉乃與宮監郭槐密謀，俟李生子，卽易以剝皮之狸貓，謂生怪物。太子則付宮人寇珠，命縊而棄諸水，寇珠不忍，竊授陳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長育。劉又讒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眞宗

無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統，即仁宗也。書由是即進敍包拯降生，惟以前案爲下文伏線而已。復次，則述拯婚宦及斷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知開封，乃于民間遇李妃，發『狸貓換子』舊案，時仁宗始知李爲真母，迎以歸。拯又以忠誠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俠，即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以及五鼠，爲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率爲盜俠，縱橫江湖間，或則偶入京師，戲盜御物，人亦莫能制，願皆先後傾心，投誠受職，協誅強暴，人民大安。後襄陽玉趙珪謀反，匿其黨之盟書于冲霄樓，五鼠從巡按顏查散探訪，而白玉堂遽獨往盜之，遂墜銅網陣而死。書至此亦完。其中人物之見于史者，惟包拯八王等數人；故事亦多非實有，五鼠雖明人之龍圖公案及西洋記皆載及，而並云物怪，與此之爲義士者不同，宗藩謀反，仁宗時實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而影響附會之矣。至于構設事端，頗傷稚弱，而獨于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談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間方飽于妖異之說，脂粉之談，而此遂以粗豪脫略見長，于說部中露頭角也。

……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麼個人？』……展爺便將陷

空島的衆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衆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卻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什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卻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有意稱「貓」，要欺壓朋友。他若真個爲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貓，也未爲不可。」衆人尙未答言，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卻有些不服氣，拿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儻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滯氣。」展爺連忙擺手說，「四弟悄言，豈不聞「牕外有耳」？」剛說至此，只聽得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噹唧唧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唬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榻扇

虛掩，回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裏面卻是早已結束停當的。暗暗將寶劍拿在手中，卻把榻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榻扇上。展爺這纔把榻扇一開，隨着勁一伏身躡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嗖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篋青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得噲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第三十九回）

當俞樾寓吳下時，潘祖蔭歸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爲尋常俗書耳，及閱畢，乃歎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俞序語）

而頗病開篇『狸貓換太子』之不經，乃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又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其數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俠艾虎，則又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因復改名七俠五義，于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序而傳之，乃與初本並行，在江浙特盛。

其年五月，復有小五義出于北京，十月，又出續小五義，皆一百二十四回。序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三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小五義雖續上部，而又自白玉堂盜盟單起，略當上部之百一回；全書則以襄陽王謀反，義俠之士競謀探其隱事爲線索。是時白玉堂早被害，餘亦漸衰老，而後輩繼起，並有父風。盧方之子珍，韓彰之子天錦，徐慶之子良，白玉堂之姪芸生，皆意外湊聚于客舍，益以小俠艾虎，遂結爲兄弟。諸人奔走道路，頗誅豪強，終集武昌，擬共破銅網陣，未陷而書畢。續小五義即接敘前案，銅網先破，叛王遂逃，而諸俠仍在江湖間誅鋤盜賊。已而襄陽王成擒，天子論功，俠義之士皆受封賞，于是全書完。序雖云二書皆石玉崑舊本，而較之上部，則

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細，因疑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衆手，其伎倆有工拙，故正續遂差異也。

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把棹子一扳，嘩喇一聲，碗盞皆碎。鍾雄是泥人，還有個土性情，拿住了你們，好眼相看，擺酒款待，你倒如此，難怪他怒發。指着三爺道，『你這是怎樣了？』三爺說，『這好的哪。』寨主說，『不好便當怎樣？』三爺說，『打你！』話言未了，就是一拳。鍾雄就用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哎喲！』撲咚！三爺就躺于地下。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講關法』，又叫『閉血法』，俗語就叫『點穴』。三爺心裏明白，不能動轉。鍾雄拿腳一踢，吩咐綁起來。三爺周身這才活動，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綁。展南俠自己把二臂往後一背，說，『你們把我捆上！』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鍾雄傳令，推在丹鳳橋梟首。內中有人嚷道，『刀下留人！……』（小義第十七回）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

取盟單……(智化)爬伏在懸龕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個方匣子……上頭有一個長方的硬木匣子，兩邊有個如意金環。伸手揪住兩個金環，往懷中一帶，只聽上面嗑呔一聲，下來了一口月牙式鋤刀。智化把眼睛一閉，也不敢往前躡，也不敢往後縮，正在腰脊骨中噹啣的一聲。智化以爲是腰斷兩截，慢慢睜開眼睛一看，卻不覺着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什麼緣故？皆因他是月牙式樣；若要是鋤草的鋤刀，那可就把人鋤爲兩段。此刀當中有一個過隴兒，也不至于甚大；又對着智爺的腰細；又對着解了百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着；又有背後背着這一口刀，連皮鞘帶刀尖，正把腰脊骨護住……總而言之：智化命不該絕。可把沈中元嚇了個膽裂魂飛……(續小五義第一回)

大小五義之書既盡出，乃卽見正續小五義全傳刊行，凡十五卷六十回，前有光緒壬辰（一九九二）繡谷居士序。其本卽取小五義及續書，合爲一部，去其複重，又汰其鋪敘，省略成十三卷五十二回。末二卷八回則謂襄陽王將就擒，而又逸去，至紅羅山，舉兵復戰，乃始敗亡，是二書之所無，實爲蛇足。行文敘事，亦雖簡明有加，而原有之游詞餘韻，刊落甚

多，故神采則轉遜矣。

包拯、顏查散而外，以他人爲全書樞軸者，在先亦已嘗有。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斷奇觀，記康熙時施仕綸（當作世綸）爲秦州知州至漕運總督時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互數回；且斷案之外，又有遇險，已爲俠義小說先導。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則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爲貪夢道人作，述彭朋（當作鵬）于康熙中爲三河縣知縣，游擢河南巡撫，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賢臣微行，豪傑盜寶之類，而字句拙劣，幾不成文。

其他類似三俠五義之書尙甚夥，通行者有永慶昇平九十七回，爲潞河張廣瑞錄哈輔源演說，敘康熙帝變裝私訪，及除邪教，平逆匪諸案；尋有續一百回，亦貪夢道人作。又有聖朝鼎盛萬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無撰人名，則記康熙帝以大政付劉墉、陳宏謀，自游江南，歷遇奸徒翫法，英傑效忠之事。餘如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等，其類尙多，大率出光緒二十年頃。後又有劉公案（劉墉）、李公案（李丙寅當作秉衡）而施公案亦續至十集，彭公案續至十七集；七俠五義則續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語多不

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後頓異，蓋歷經衆手，共成惡書，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繪聲狀物，甚有平話習氣，兒女英雄傳亦然。張廣瑞序永慶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聽評詞演永慶昇平一書……國初以來，有此實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于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小五義序亦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則石玉崑殆亦咸豐時說話人，與姜振名各專一種故事。文康習聞說書，擬其口吻，于是兒女英雄傳遂亦特有『演說』流風。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惟後來僅有擬作及續書，且多濫惡，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遺民未忘舊君，遂漸念草澤英雄之爲明宣力者，故陳忱作後水滸傳，則使李俊去國而王于暹羅（見第十五篇）歷康熙至乾隆百三十餘年，威力廣被，人民懾服，卽士人亦無貳心，故道光時俞萬春作結水滸傳，則使一百八人無一倖免（亦見第十五篇）然此尙爲僚佐之見也。三俠五義爲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時去明亡已久遠，說書之地又爲北京，其先又屢平內亂，游民輒以從軍

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動野人歆羨，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爲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爲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爲臣僕之時不辦也。然當時于此等書，則以爲『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報應分明，昭彰不爽，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嘆之時……』（三俠五義及永慶昇平序）云。

而其時歐人之力又侵入中國。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譴責小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長爲李寶嘉，字伯元，江蘇武進人，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累舉不第，

乃赴上海辦指南報，旋輟，別辦遊戲報，爲俳諧嘲罵之文，後以『鋪底』售之商人，又別辦海上繁華報，記注倡優起居，並載詩詞小說，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國變彈詞若干卷，海天鴻雪記六本，李蓮英一本，繁華夢、活地獄各若干本。又有專意斥責時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繡像小說中，尤有名。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託，撰官場現形記，擬爲十編，編十二回，自光緒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後二年又成二編，三十三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書遂不完；亦無子，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酬繁華報之揄揚也。嘗被薦應經濟特科，不赴，時以爲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于世。（見周桂笙新菴筆記三，李祖杰致胡適書及顧頡剛讀書雜記等）

官場現形記已成者六十回，爲前半部，第三編印行時（一九〇三）有自序，略謂『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材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所爲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歲或有凶災，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及朝廷議汰除，則『上下

蒙蔽，一如故舊，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緣賄賂而解釋：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于是羣官搜括，小民困窮，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聩糊塗之大旨，」爰「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窮年累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凡神禹所不能鑄之于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也。」故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腳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為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得此為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錄南亭亭長之作八百餘言為例，并以概餘子：

……卻說賈大少爺……看看已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庸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一直等到八點鐘，纔

有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帶了進去，不知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之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教過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見了下來，先看見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明日朝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祕訣。』賈大少爺忙分辨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着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不問，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磕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席話說得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或者肯賜教一二。

誰知見了面，賈大少爺把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賈大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平生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這日賈大少爺……去求教他，見面之後，寒暄了幾句，便題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必碰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纔把儀注說清。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第

我佛山人爲吳沃堯，字繭人，後改趼人，廣東南海人也，居佛山鎮，故自稱『我佛山人』。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爲日報撰文，皆小品；光緒二十九年新會梁啟超印行新小說于日本之橫濱，月一冊，次年（一九〇三）沃堯乃始學爲長篇，卽以寄之，先後凡數種，曰電術奇談，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種尤爲世間所稱。後客山東，游日本，皆不得意，終復居上海；三十三年，爲月月小說主筆，撰劫餘灰、發財祕訣、上海游驂錄；又爲指南報作新石頭記。又一年，則主持廣志小學校，甚盡力于學務，所作遂不多。宣統紀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現狀二十回，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四（一八六七—一九一〇）。別有恨海、胡寶玉二種，先皆單行；又嘗應商人之託，以三百金爲埋還我靈魂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見新菴筆記三）近十年之怪現狀自我佛山人筆記汪維甫序。短文非所長，後因名重，亦有人綴集爲趼塵筆記、趼人十三種、我佛山人筆記四種、我佛山人滑稽談、我佛山人劄記小說等。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本連載于新小說中，後亦與新小說俱輟，光緒三十三年乃有單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統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

者爲線索，歷記二十年中所遇，所見，所聞，天地間驚聽之事，綴爲一書，始自童年，末無結束，雜集『話柄』與官場現形記同。而作者經歷較多，故所敘之族類亦較夥，官師士商，皆著于錄，搜羅當時傳說而外，亦販舊作（如鍾馗捉鬼傳之類）以爲新聞。自云『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第一回）則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傳吳沃堯性強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其敘北京同寓人符彌軒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出在東院裏……嚷了一陣，又靜了一陣，靜了一陣，又嚷一陣，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卻只覺得耳根不清淨，睡不安穩……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方纔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了。連忙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見吳亮臣、李在茲和兩個學徒，一個廚子，兩個打雜，圍在一起竊竊私議。我忙問是甚麼

事……亮臣正要開言，在茲道，『叫王三說罷，省了我們費嘴。』打雜王三便道，

『是東院符老爺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裏我起來解手，聽見東院裏有人吵嘴，

……就摸到後院裏，……往裏面偷看：原來符老爺和符太太對坐在上面，那一

個到我們家裏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兩口子正罵那老頭子呢。那老頭子低

着頭哭，只不做聲。符太太罵得最出奇，說道，『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

的了，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着的。』符老爺道，『活着倒也罷了。無論是

粥是飯，有得喫喫點，安分守己也罷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飯了，你可知道要喫

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那老頭子道，『可憐我並不求

好喫好喝，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符老爺聽了，便直跳起來，說道，『今日要鹹

菜，明日便要鹹肉，後日便要雞鵝魚鴨，再過些時，便燕窩魚翅都要起來了。我是

個沒補缺的窮官兒，供應不起！』說到那裏，拍桌子打板櫓的大罵……罵殺了

一回，老媽子開上酒菜來，擺在當中一張獨腳圓棹上。符老爺兩口子對坐着喝

酒，卻是有說有笑的。那老頭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爺喝兩杯，罵

兩句；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叭兒狗頑。那老頭子哭喪着臉，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符老爺登時大發雷霆起來，把那獨腳棹子一掀，叭叭一聲，棹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大聲喝道，「你便喫去！」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認真就爬在地下拾來喫。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提起坐的凳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摔去。幸虧站着的老媽子搶着過來接了一接，雖然接不住，卻擋去勢子不少。那凳子雖然還摔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卻只摔破了一點頭皮。倘不是那一擋，只怕腦子也磕出來了。」我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嚇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喫飯時，我便叫李在茲趕緊去找房子，我們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吳沃堯之所撰著，惟恨海、劫餘灰，及演述譯本之電術奇談等三種，自云是寫情小說，其他悉此類，而譴責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則緣藉筆墨爲生，故如周桂笙（新菴筆記五）言，亦「因地，因人，因時，各有變態」但其大要，則在「主張恢復舊道德」（見新菴譯叢評語）云。

又有老殘游記二十章，題「洪都百鍊生」著，實劉鶚之作也，有光緒丙午（一九〇〇）

六）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未數回乃其子續作之。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于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于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謫，稱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值購太倉儲粟于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政府卽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約一八五〇—一九一〇，詳見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其書卽借鐵英號老殘者之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者信仰，并見于內，而攻擊官吏之處亦多。其記剛弼誤認魏氏父女爲謀斃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僕行賄求免，而剛弼卽以此證實之，則摘發所謂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賊官，言人所未嘗言，雖作者亦甚自喜，以爲『賊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賊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歷來小說，皆揭賊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游記始』也。

……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卻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役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道，你們這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棒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

我對你說……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們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喫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第十六章）

擊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于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第一回猶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鈞掄元起，即用爲線索，雜敘清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金鈞謂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使英攜以俱去，稱夫人，頗多話柄。比洪歿于北京，傅復赴上海爲妓，稱曹夢蘭，又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之亂，爲聯軍統帥所矚，勢甚張。書于洪、傅特多惡謔，并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

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李慈銘字蕓客（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卽引爲例：

……卻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副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煙，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卻見一個

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起立。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翁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卻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卻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

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續書（碧血幕、續孽海花）皆不稱。

此外以挾摘社會弊惡自命，撰作此類小說者尙多，顧什九學步前數書，而甚不逮，徒作譙訶之文，轉無感人之力量，旋生旋滅，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于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

後記

右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訖已而于朱彞尊明詩綜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陳忱字遐心胡適爲後水滸傳序攷得其事尤衆于謝無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第一編知說唐傳舊本題廬陵羅本撰粉粧樓相傳亦羅貫中作惜得見在後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則久置案頭時有更定然識力儉隘觀覽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說闕略尙多卽近時作者如魏子安韓子雲輩之名亦緣他事相牽未遑博訪況小說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書年代及其撰人而舊本希覲僅獲新書賈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編錄亦復依據寡薄時慮訛謬惟更歷歲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時會交迫當復印行乃任其不備輒付排印顧疇昔所懷將以助聽者之聆察釋寫生之

煩勞之志願則于是乎畢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竟記



中華民國陸拾伍年叁月貳拾日

贈

魯迅三十三年集

中國小說史略

9.



著者魯

迅

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



000605424



音